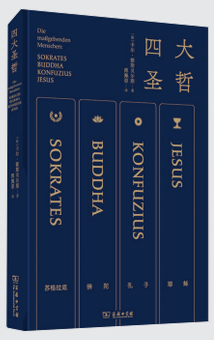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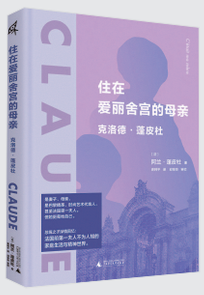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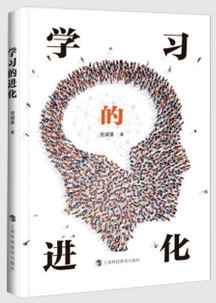
“轴心时代”的提出者、与海德格尔齐名的德国哲学家、“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借助历史学的批评研究法，全方位、多角度地来呈现四大圣哲于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定位与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

《四大圣哲》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傅佩荣 译
商务印书馆
2022年5月出版



这是一本触及法国政治生态与文艺时尚社交圈真实生活之书。书中对蓬皮杜夫人克洛德研习时尚穿搭、与政界和文化艺术圈名人交往等经历展开了详细描述。

《住在爱丽舍宫的母亲：克洛德·蓬皮杜》
[法]阿兰·蓬皮杜 著
史利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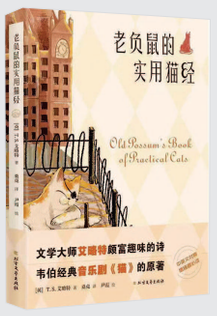


对学习本质的探讨是本书的主线，书中还穿插探讨了宇宙进化规律、学习的发展方向、社会的价值取向、阅读与大脑的关系，以及“减负”“内卷”“创新”“宇宙移民”等热点话题。

《学习的进化》
倪闽景 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2年6月出版

本书以全球价值链为框架，从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出发，揭示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品牌和市场营销网络对中国出口奇迹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
邢予青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6月出版



这是一本著名诗人艾略特为儿童创作的诗集，诗人用幽默诙谐的笔触写了各种性格、各式各样的猫，风靡全球的音乐剧《猫》就改编自本书。

《老负鼠的实用猫经》
[英]T.S.艾略特 著
桑克译 尹霞绘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书人茶话

茶圣陆羽的粉丝群到底有多“内卷”

■ 谢 彩

这1000多年以来，陆羽不同时代的粉丝群当中，不乏杰出的诗人、茶人、学人——探索热点，从《茶经》中的器物研究，到各版《茶经》精神内涵的解读，无一漏网，各有千秋。近期注解《茶经》的壮举，来自于茶人周重林写的《茶之基本》。

《茶之基本》
周重林 著
岳麓书社出版

《茶之书》
[日]冈仓天心 著
胡 越 译
现代出版社出版

1200多年以来，陆羽不同时代的粉丝群当中，不乏杰出的诗人、学人、茶人。不过，如果陆羽的好友皎然还活着，他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被陆羽粉丝群踢出去的男人。

诗人：除了皎然，还有谁会不把陆羽当回事

陆羽是茶叶专家，他写的《茶经》是不是就批评不得？在皎然的《饮茶歌送郑容》中有云：“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

在前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诗句在文化精英圈中流传开来，势必会产生各种误读。此诗尤其令人迷惑之处在于：以皎然与陆羽亦师亦友的关系，皎然为何对陆羽措辞如此犀利？既然如此嫌弃，皎然为何还为陆羽《茶经》的写作与出版提供全方位的资助？

这桩悬案成了冷案，1000多年来，人们对此有各种解读。不过，如果皎然和陆羽双双穿越到流行微信群斗图、搞笑或抖狠的时代，这样的句子似乎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我们不妨将之视为纯粹的调侃之语——正因为皎然和陆羽关系足够铁，傲娇的诗僧始终把陆羽的脾气拿捏得死死的，时不时“恃帅行凶”，反正知道无论自己怎么开玩笑，陆羽都不会因此生气，所以他才会这么写。

不过，若是生在群主大权在握、可以随意对微信群成员“清理门户”的时代，如果群主恰好是陆羽的死忠粉，那么，皎然在发表完类似“楚人茶经虚得名”这样的金句或表情包以后，是否还能活在微信群里，那就难说了。

皎然和陆羽何其有幸，生逢其时，活在没有微博、微信粉丝群的大唐，避免了诸多纷扰。皎然大概是喝陆羽泡的茶喝得太多，因为习惯，反倒淡然，所以才会写出“山僧待客无俗物，唯有窗前片碧云”这样的句子。这话如果今天发在微信群里，免不了又要惹麻烦：莫非将陆氏茶拿来待客，皎然觉得low了？

那些生于陆羽辞世之后的《茶经》粉丝们，被皎然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凡尔赛”，心态崩了没有？是要抱憾于“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死”，还是该窃喜于“天生我材必有用，注解茶经待我来”？

说来，皎然在唐朝大概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亲自注解《茶经》。不然，就没有后世陆羽粉丝们什么事了。

从现存文献来看，皎然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提出“茶道”概念者。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明确使用了“茶道”二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这首诗的写作时间约在公元785年。也就是说，皎然比日本人提出“茶道”概念早了约800年。

身兼陆羽密友、师父和茶文化赞助人，皎然不注《茶经》，是有理由的。如果将大唐的茶文化视为一个重大课题，那么禅门茶道、雅士茶道、宫廷茶道、世俗茶道则属于子课题。陆羽的《茶经》可算是禅门茶道这一子课题的成果。而身为茶文化这一大唐重大课题负责人的皎然写过《茶诀》，此书在当时的文献中多被提及，可惜今已失传。在崇尚饮酒、以酒入诗的大唐，皎然写了大量茶诗，提倡以茶代酒。

大唐的诗歌教材《诗式》与《诗议》也是皎然写的，日本著名留学僧空海于公元806年返日以后，写了《文镜秘府论》，书中大量引用了国内今已失传的《诗议》内容，并尊称其为“皎公”。看来，空海在大唐留学期间虽迷上了喝茶，也恋上了茶诗，但似乎并没有顺便粉上皎然的弟子陆羽。

不过，陆羽的粉丝群，应该也不会太欢迎皎然。皎然能写出《茶诀》，那么，粉丝们是不是还得写出《水诀》《壶诀》《炭诀》才卷得过他啊？

学人：谁比谁的“茶经全集”更能卷

明代从嘉靖起至万历年间，各路大神粉墨登场，对陆羽《茶经》开始做各种增添工作，这些“升级版”大致做法是：在原有《茶经》后面附加其他资料，而题之为《茶经外编》或类似的名目，也有在陆羽的《茶器》卷后加入《茶具图赞》者。

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将这些“升级版”《茶经》汇编起来的集大成者，是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的版本。这个本子之所以在中国得以流传，还拜张乃妙先生所赐。张乃妙茶师于1895年从福建安溪引进铁观音茶至台湾，在木栅樟湖地区进行茶树栽培，从此，那里成为台湾唯一的铁观音茶产区。1916年，张乃妙获日总督颁发的特等“金牌赏”，声名鹊起。嗣后，张乃妙受聘为巡回茶师十年，在台湾普及教习包种茶、乌龙茶的制作技艺。在这期间，日本政府派两位茶师，手持天保15年的这一版茶经全集，拿来对照观摩、探索张乃妙茶师的技艺。最后，这版茶经全集交付给张乃妙茶师收藏。

日本天保15年（1844）由京都书肆补刻的这部茶经全集，图文并茂，前有皮日休和陈师道所撰序言，后有大量茶具图，囊括茶经、茶具图赞、陆羽传、茶经外集、水辨、茶谱、茶谱外集等精彩内容。

1995年，张乃妙茶师纪念馆设立，这套茶经全集逢此契机终于得以补修、复印成集，流通于世，与爱茶人共享。此后，中国茶叶博物馆与张乃妙茶师纪念馆取得联系，纪念馆将日本天保15年的这版《茶经》全集交付给中国茶叶博物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若论资料的丰富程度，能与日本天保15年这版茶经全集抗衡者，当为清朝雍正年间由监察御史曾元迈及其好友王淇合作完成的仪鸿堂藏版《陆子茶经》本。善本仅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版《陆子茶经》附刻史料规模空前，例如在卷之六附录唐诗58首，作者共计30人。其中皎然诗就收了5首，这是只收有1首皎然诗的日本版所不能比拟的。总而言之，仪鸿堂藏版的《陆子茶经》，其注释之多、附录之众，为历代《茶经》版本之最。

从某种意义上说，附录的长度、用于校勘的文献数目，足以说明《茶经》粉丝的专业程度和“内卷”的难度系数。

茶人：“洞茶力”的较量

时至今日，位于湖州的陆羽茶文化博物馆已收藏有100个版本的《茶经》，足足占据博物馆二楼的一整面墙，其中包括著名的百川学海版《茶经》、吴觉农《茶经述评》，乃至小语种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外语版本的《茶经》。

然而，陆羽的粉丝一向不吝热情与勇气，前仆后继介绍、注解或点评《茶经》，乐此不疲。这1000多年以来，陆羽不同时代的粉丝群当中，不乏杰出的诗人、茶人、学人——高手过招，当然不乏极具观赏性的名场面，越是卷得厉害，越不乏看点。探索热点，从《茶经》中的器物研究，到各版《茶经》精神内涵的解读，无一漏网，各有千秋。近期注解《茶经》的壮举，来自于茶人周重林写的《茶之基本》。

谁给了周重林注解《茶经》的勇气和底气？参考古今40多个版本《茶经》，不过是写书之前的“热身运动”而已，若要追究其写作的根本动机，应该还是出于茶人“舍我其谁”的担当，以及对于茶雅传统的热爱。正如周重林在《茶之基本》的前言所说：“在唐代，陆羽的茶艺还是前卫艺术，但在现在，品茶艺术已经深入人心，重提陆羽，是重拾断了很久的茶雅传统。因为，眼下的茶室几乎都变成了麻将馆的代名词。”

陆羽奠定的“茶雅传统”在时间的长河中褪尽了浪漫色彩，变得庸俗化，对于这一情形，日本美学家冈仓天心早在1906年出版的《茶之书》当中，已经酷评过了：“对于后世的中国人，茶仅是一种可口的饮品，而绝非理想。国家的长期灾难使人们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他们变成了现代人，也就是说，变得世故成熟。他们失去了让诗人和古人保持永久青春的梦幻的崇拜。他们变得折中，遵循世界的惯例。他们也变得玩世，不愿屈尊去征服或者崇拜自然。尽管明代的茶叶中有花的芳香，但唐宋茶仪的浪漫韵致在茶杯中已丧失殆尽。”

对于冈仓天心在100多年前的吐槽，周重林在2022年出版的《茶之基本》中给予的回应是：“我们视为庄重之事，为之举行隆重仪式，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到了他（陆羽）那个时代，已经有人盖了最好的房子，缝了最好的衣服，酿了最好的酒。他还能做什么呢？茶是上天留给陆羽的，他自然就要做到最好。他一口气说了九个‘非’，茶有九难，茶不在这边，在另一边。”

周重林并没有反驳冈仓天心《茶之书》当中一些易于引发中国茶人质疑的论述，而是避重就轻地对于其中的经典论述做出了肯定性回应。作为较早主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东方茶文化的学者，冈仓天心对于陆羽其人其书的述评，可谓中规中矩。100多年前的冈仓天心做对了几件事：一是去了美国；二是用英语写作；三是投合了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措辞通俗易懂；四是刻意彰显了东方茶文化精致内敛的一面，虽然这种精致自唐宋以后就消失了。

如今周重林给《茶经》做注，在哪些地方能有发挥？

一是悬案的“侦破”。《茶经》中“如漆科珠”四字，曾经难倒智者无数。吴觉农先生译作“漆料珠”，学人们不知依据何在。周重林认为“科”通“窠”，漆科珠即大漆做的珠子。

二是对“经”的解读。传统“经史子集”当中的“经”，以及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经”，都不是陆羽命名的依据，周重林认为《茶经》指涉的是“茶的秩序”。

陆羽如果有缘看到各版注解，在微信群里打出“呵呵”二字即可。无论粉丝群有多卷，《茶经》毕竟留有让后人腾挪跌宕的讨论空间，热闹好过静默。

第三只眼

心流：幸福的密钥

■ 刘雅琼

“如何获得幸福”是一个令人非常着迷又非常困惑的议题。我们都想追求幸福、拥有幸福，可是对于如何才能获得幸福的问题，我们总是无从下手。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积极心理学奠基人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著作《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思路。

《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出版于1990年，契克森米哈赖在此书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心流”（flow）的重要概念。“心流”是指因内在驱动力而完全沉浸于一项活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我逐渐退隐。时光飞逝。每一项行为、动作和思想都如爵士乐的音符一般接二连三、翩然而至。你全情投入，将自身的才能发挥到极致”。或许，你也曾有类似的体验：当你阅读书籍、操作实验时，当你参加体育训练、音乐学习时，你全神贯注，不畏艰辛，只为获得新知新能。此时的你因心无旁骛而感受到巨大的幸福——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这就是“心流”。

围绕“心流”这一核心术语，该书展开了层次丰富的阐述，首先探讨了心流为什么是快乐的源泉、如何通过控制意识来改善体验的品质、心流的构成要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心流等议题；之后，作者聚焦感官之乐、思维之乐、工作之乐和人际之乐等快乐的多种维度；该书最后两章拓展了如何在挫折中自得其乐、如何追寻生命的意义等主题。契克森特米哈赖的论述温暖有力、娓娓道来，为读者建构起一座神奇的幸福大厦。书中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契克森特米哈赖借用热力学中“熵”的概念提出了“精神熵”的概念。“熵”是指一个系统内在的无序程度，“精神熵”是指心灵因缺乏管理而陷入混沌失序的状态。请想象一个堆满垃圾的房间，如果我们不整理、清扫，房间一定会越来越混乱；同理，如果我们的意识总是一味地接收信息却不加梳理，我们的心灵一定会陷入困顿。“精神熵”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心灵可能陷入的状态，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追求“心流”的意义。

自《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出版以来，“心流”的概念不断地影响着学术界和普通读者。被誉为“积极心理学”之父的马丁·塞利格曼在《真实的幸福》中专门探讨了“心流”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将“flow”翻译为“福流”，他的《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当下的社会，掌握“心流”的运用对我们每个人尤其意义重大。面对愈加激烈的竞争，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呢？“内卷”令人疲惫不堪，“躺平”也未必予人安心。读罢此书，你会发现，“心流”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抵挡风雨、拥抱幸福的绝佳路径。当我们开始寻找心流，控制意识，追求忘我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时，我们会在过程中感受到澄明的快乐和丰盛的喜悦，这是令人无比幸福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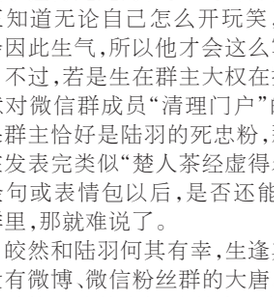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的生活因其内在的自足与完满是最幸福的。《论语》中，孔子谈到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心流”与亚里士多德的“沉思”和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似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又一次神奇地相遇，相契。由此观之，《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不仅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作品，更延续了古今中外哲学对“幸福”议题的思考，兼具理论性与现实性，令人常读常新、手不释卷。

《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
[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 著
张定绮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三味书屋

葛亮的三重变奏：《七声》《戏年》《问米》

■ 吴 辰



《七声》《戏年》《问米》
葛 亮 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在近年来的文坛上，葛亮这个名字每次出现都会带给读者们眼前一“亮”的感觉。虽然人们常说“风格即人”，但是面对葛亮，读者们却很难找出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所谓“风格”，也许，这便是葛亮的“风格”——“变”。读者们都在期待葛亮，猜测这位作家会以怎样的姿态写作他的下一部作品，但葛亮的创作却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不断带给读者以惊喜。

2022年，葛亮的《七声》《戏年》《问米》等三部短篇小说集由东方出版中心集中出版。通读这三部著作，更是能够直观地体会到葛亮的“善变”，三部著作每一部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构成了一首葛亮的三重变奏。

《七声》是一部华彩性质很重的小说，读者可以将其当作一部长篇，也可以当作是七部短篇，至于如何去读，则全在于读者的心境。正如韩少功评价这部作品时用了“少年成熟”这四个字，葛亮的《七声》是一部充满青春感伤且完备华美的著作。“少年”自然是不用多说，七个短篇中，少年毛果的声音始终引领着读者的阅读步伐；而说它“成熟”，正是指其在形式上的完备华美。所谓“一均之中，间有七声”，葛亮以主人公毛果经历过的七则小故事奏响了一曲人生百态的雅乐，七则本无联系的故事被毛果的行动连缀起来。而对《七声》中的每一个声部，葛亮也追求其内部的完备：《琴瑟》自“琴瑟龢同”起，到“琴瑟龢同”止；《阿霞》结尾处那句“我踏着泥泞向江边走过去，阿霞远远地在后面了”；《安的故事》中最后那个没有结局的结局等都在向读者们展示作者对于小说形式的驾轻就熟。讲少年人的故事最怕情绪上的不节制，而葛亮却用形式上的成熟将少年心气轻拿轻放，小说中的毛果彼时已经不再是少年，他奏响七声其实是为了清理自己少年的记忆，从金陵故家到川藏高原，从名门望族到贩夫走卒，毛果在记忆中沉沉浮浮，却又能以成年人的理性将一桩桩往事抽丝剥茧。

葛亮的《七声》混响，营造出了一种旧时回忆中昏黄的氛围，读者在这种氛围中恐怕很难不追忆自己的青葱岁月，一切似乎美好，一切似乎又充满了涩味。正如葛亮自己所言：“经年的快与痛，此时此刻，已成一波微澜。”这不是一部少年人的小说，正在青春躁动中的少年是读不懂毛果的经历的，但是少年一定会喜爱这部小说，其中的欢乐与苦闷是他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也不是一部成年人的小说，已经阅尽沧桑的成年人没有毛果那样的单纯与善良，但是成年人也会喜爱这部小说，因为在毛果的叙事中，他们会看清现在的自己。《七声》是一次招魂，它召唤着一个时代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人，当这些声音渐渐归于安静，当这些文字构建的昏黄渐渐褪去，读者便能够与自己赤裸且真实的灵魂面对面了。在这次出版的三部短篇小说集中，《七声》是成型最早的一部，却又是最为华丽的一部，作者通过这样的一种姿态向站在时间那一端的自己挥手，不是为了告别，而是为了召唤。这一年，葛亮30岁。

《戏年》讲的还是毛果的故事。相比《七声》的华彩，葛亮在《戏年》中所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沉思，此时的毛果已经不满足于对回忆中故事的讲述，而是努力地穿透回忆的浮尘，找寻隐藏在岁月深处的某些堪称“本质”的东西。在《戏年》中，葛亮再一次挥手，但这次却不是为了唤回什么，而是为了扎扎实实地告一次别。《戏年》中每一篇的结尾都指向了再也回不去的曾经，葛亮让毛果一头扎进了时间的洪流，任凭岁月将人生的真相冲刷出来，即便它早已令人不忍卒视。这仿佛就是一场还原作用，无论故事里的人物如何努力、如何伪装，最后总会被时间剥到赤条条的，兀立在世界面前。

《于叔叔传》中，曾经那个贫穷却让少年毛果佩服不已的木匠于叔叔历经了沉沉浮浮，终究成为了一个有些呆滞的老人，坐在书报亭里；故事至此，葛亮似乎仍觉得意犹未尽，在结尾处又安排了于叔叔的一次大起大落，在女儿的婚宴上落得个独自颓唐。在《老陶》中，老陶也是历经大起大落，最终将自己的一切欲望变成了反噬自己的毒药，无奈何锒铛入狱。最令人难忘的是《阿德与史蒂夫》中结尾处毛果向犬类史蒂夫的告别，狗不懂人言，流浪汉睡着，毛果的作别也许只是对自己心灵的轻诉。这部小说集同题之作《戏年》则是葛亮对人生百态的集中思索，人生如戏，而此戏经年，葛亮硬是把毛果的经历写成了一部电影史。或许人的一生与电影本身没有什么区别，一些人登场，一些人下台，一些人欢笑，一些人低泣，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戏中人才能知晓了。从《七声》到《戏年》葛亮经历了十年时间，一个是召唤，一个是告别，而其内核却是一致的——葛亮在追问，追问这如戏的人生，或者这出名为人生的大戏。

在《七声》与《戏年》之后，《问米》的出现则像是一首狂想曲。葛亮不再执着于以毛果的身份讲述身边的故事，不再注意每一则故事之间的连续性，而是以悬疑故事的形式叙述形形色色的人生、形形色色的悲剧和喜剧。葛亮在《问米》中不再回忆，而是以一种即时的姿态参与了每一则故事的展开过程，作者不再扮演那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而是和读者一道慢慢揭开那些隐藏在看似平静生活背后的秘密。葛亮让毛果退了场，也许原因正是毛果执着于以理性去回望自己曾经的全部过往，作者索性放弃了理性，任凭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去驰骋，去发现那些不可告人的真实。

从华彩到沉思再到狂想，葛亮通过《七声》《戏年》《问米》谱写了一曲三重变奏，而这三重变奏的主题便是人生。十年间，葛亮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人生，执着地寻找着一个又一个答案，这也是葛亮“善变”的原因，每一次“变”的背后都是作者对那些挣扎在爱恨交缠中的俗世男女的关怀。